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綏寇紀略卷八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汴渠塹

洪武三年大封諸子列聖相承家法建置維屏訖于李
代二百八十餘載或除或絕存者三十王太行以西曰
晉曰潘雁門以東曰代覃懷以北曰趙曰鄭曰潞河濟
之間曰魯曰德海岱曰衡洞庭以南曰岷曰滎曰吉曰

桂豫章以西曰益曰淮蒼梧界蠻徼曰靖江此十六王者所封畝絕河山或僅以免即先後被兵中十餘年獲休息焉君子于其事也始之書終之書非不一書而足也大梁溯洛入汝惟四王周高皇帝第五子封開封定王肅以下十傳而端王之子恭枵紹封為周王唐高皇帝第二十三子封南陽定王桎以下九傳而裕王之子聿鍵紹封為唐王崇英宗第五子封汝寧簡王見澤以下七傳而昭王之子由棨紹封為崇王福神宗第二子

常洵封洛陽為福王又封其次子由松為德昌王關中
絕隴道惟五王秦高皇帝第二子封西安愍王槩以下
十四傳而闕王之子存樞紹封為秦王肅高皇帝第十
四子封甘州改蘭州莊王槩以下九傳而憲王之子識
鉉紹封為肅王慶高皇帝第十六子封慶陽改寧州又
改寧夏靖王橈以下九傳而憲王之子帥鉉紹封為慶
王韓高皇帝第二十子封開原改平涼憲王松以下十
一傳而敬王之子亶睿紹封為韓王瑞神宗第五子常

浩封漢中為瑤王自鄂達郢屬之蘄春惟四王楚高皇帝第六子封武昌昭王楨以下八傳而恭王之子華奎紹封為楚王襄仁宗第五子封長沙改襄陽憲王瞻塏以下八傳而靖王之子翊銘紹封為襄王荆宣宗第七子封建昌改蘄州憲王瞻塏以下九傳而定王之子慈巽紹封為荆王惠神宗第六子常潤封荊州為惠王梁山跨劔閣惟一王蜀高皇帝第十一子封成都獻王椿以下十三傳而恭王之子至澍紹封為蜀王冠初起西

延闔鎮反慶肅國被邊地唇齒而臨洮寧夏之兵疾討賊不與于亂韓恃固原為捍蔽秦有金城之固瑞有雲棧之阻秦將吏既破賊則桐封以草竊為不足憂崇禎之六七年賊渡河再入關往來豫楚而窺蜀諸侯王之被兵者其鬼神以震擾闕其禋祀田疇以弗穡棄其耔耘民人則辛苦墊隘罔敢寧居聘問則淹洹雍關失于期會卒至乎枝葉凋本根撥底喪亡而莫之救也跡其形勢楚懸絕大江則緩周秦蜀通都居重則緩荆處蘄

春非上游肅洮河之陽慶賀蘭山下遠則亦緩唐與福
負秦嶺距關崇涉于淮泗韓據涇渭西控隴瑞綰梁益
出襄中襄惠通庸濮而捷之江七王不幸當天下之衝
疆場日駭大懼社稷之顛隕以恥王室故數以賊情上
聞瑞王之言曰臣賴先帝休德獲奉西藩未朞年而寇
至比晉賊再渡河闌入漢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破洵陽
紫陽平利白河繼陷督臣洪承疇來救單騎布申披荆
棘入險阻搜捕山間寇臣助犒軍及賑饑銀七千餘兩

賊始奔遁近境以寧既而鳳縣再陷蜀賊入秦州楚賊
上興安六月自興安西鄉犯郡界游擊唐通憑漢江力
拒不能渡賊方東鈔澤北據鳳西擾沔縣寧羌南鄭孤
城在萬山絕谷中賊四面至覆亡無日臣于肺腑至親
近也于藩封至僻陋也于寇盜至危迫也惟陛下哀憐
韓王之言曰賊以七年九月初五日攻平涼東西兩門
交急賊已從東關之北攀而上都司李應孝劉添祿手
擊賊殺七人膊之擲其首城下賊乃轉而東自辰薄肝

行始盡崇信靈臺涇州相繼失又轉入平涼之郭為李應孝所却而鎮原華亭咸被圍平涼屬城十破其五邠乾汧隴鄰封鈔略殆遍聲言芟夷四境即平涼在掌握無所逃國初設平涼衛屯田碁置列三百寨官二百軍三千有奇今僅存尫羸百十老卒何以守前一年皇上念潞王苦寇急增設一叅將兵三千人即潞州衛屯糧充餉臣願以韓比潞邀親親之恩焉初賊纔過河入豫楚也雖稍偏宛汝荆襄各有警而荊州當陽先陷故惠

王奔命告急南陽城庠薄唐王捐千金謀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功又與王因他事齟齬王以為言帝震怒逮振豪下之理王請以陳永福為嵩將亦援潞事以此帝弗許八年冬賊再犯南陽王又奏曰臣有莊田數百頃為朝廷恩賜及臣祖父之所封殖以十月十一日之交賊燔燒聚落儲侍略盡守舍輔國將軍顧烜遇害其母梅夫人重創死賊往來瓦屋石橋臣祖墳園咫尺繫臣心腑旦夕靡寧南陽恃鄙而不警備臣出私財蓄火藥

布渠答賊是以避弗犯而焚我郊保今七月不雨二麥未藝臣鄉沈家冲飢民揭竿有平林下杜之志可為寒心又曰臣府護衛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為汴梁班軍番直給撫臣以下由使甚無謂也惟明詔念臣困危以全軍見還臣得賴國恩周廬擊析遠斥堠無恐帝報之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宗朝定制已久朕不敢變諸可以為王捍禦者不愛于王當帝之從信邸入也篤宗廟厚同姓以崇重諸侯之禮郡縣吏弗詘體于王者王得自

言即所持非是帝輒翫天下法以右王帝又數召見宗人遴其才擢之官欲以通宗祿之窮而變其制其後上書言事得乘置至京師日益衆或非所宜言帝亦浸厭之不能有以禁也帝發金匱書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為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授有司議議者曰將軍中尉皆一品如此即三公九卿一朝而盈廷者數百人非所以為法帝拂然曰親親任賢古之道也何不可却其奏再詳之有朝士顯謂儀制郎吳之屏曰君胡不以

有唐故事告上乎夫人為卿士出為牧伯此三代制唐
室諸侯王兼官借職不必以其階如曹成王者傳稱其
為叅軍刺史可攷而知也今宗人坐縻國儲奈何不講
求通變于當世可施行者而專以固陋逆上意吳愕眙
弗應宰相大僚無一人讀書識國體者以此大不懽禮
侍郎陳子壯署部事主覆奏遂欲以守官堅執為名高
各藩皆知帝意所向懷廷論切弗敢爭而唐王獨貽書
子壯相駁難王素辨博喜文詞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

傳皆有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諸侯厲鋒氣持異同為足畏而已帝尋惡子壯疏詞強諍下之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王王亦浸驕薄公卿為不足重當高皇帝時諸王得巡行所部革除後網漸密京師所置吏握其事禁私車將從輕媼出即送喪至諸墳園非詔令不許南陽既寇衝八年後彌甚王嘗望烽火接天思海內且大亂終日守空宮對僕隸拊髀太息曰安能鬱鬱效龐涓死此下乎中州督撫大臣見諸藩各以輕重逼寇患周

王好行其德福王日閉閣飲醇酒崇王奉浮屠戰守事
皆聽將吏所為而南陽日陳兵自衛得材武稱然王血
氣方剛恣自用又不能卹其宗人過寢淫上聞非真有
淮南濟北之心伍被開章之計也帝既撓羣下重骨肉
漸聞諸王怙恩德驕盈不自簡東南陽要害地而王建
請轉廣書辭不遜順失藩臣禮傾側擾攘之際恐有赤
眉樊崇平陵方望誑誤王以成狂狡之謀意不能無纖
介會都門有急王請提軍入援事不行廷臣輒文致其

罪帝乃下詔廢為庶人禁錮之自此諸藩慄息不敢復言兵事矣帝爲討賊需餉歲百萬民力大屈有司捐薪俸有紀錄民入錢佐軍者假清卿秩優之下詔褒美風示海內焉武清侯李誠銘者慈聖皇太后姪也先朝待外戚有體太后母天下詎肯金錢私其親熹廟失御累朝所積無訾省有傳其在李氏宮省事秘人莫知侯有孽子其母微家衆不以為兄弟齒侯亡爭財忿鬪告其兄藏禁物精鏹環寶累萬萬帝召見侯長子諭令輸助

國以自為名固對曰無有因發怒稍迫趣之亡何得病

死帝追感先后取田宅還之餘弗問

誠銘長子錦衣百戶李國瑞次子李

國臣孽子李國正國正奏莊房地土金銀外它珍寶數百萬帝命遵吉解部以襄城工國瑞娶于新樂又與嘉定為婚姻故新樂太夫人及嘉定伯奎皆為之請帝弗許後以慈聖憑語于皇子而免時有上書

者曰諸王跨土連城衣租食稅此皆縣官力也今天子

憂勞日昃苦征繕之不給王高枕而王一郡天下有急

王獨得安耶願下明詔遣近臣諭旨其上國帑以贍軍

用帝曰朕以方內不靖為諸王憂維王骨肉兄弟共吾

一體詩不云乎餅之罄矣維蠱之恥其詔有司弗復言
久之卒莫應國初親王祿五萬石後改為一萬石秦晉
楚蜀地相埒周于後徙封皆極天下膏腴商賈百貨所
輳殖其富比京師萬厯中人傳楚王名他人子為子後
嗣王姊張郡主索貲財不能滿宗人相告言楚恭王無子取舅王
大之子子之其家亦取家人子一人以進乃後封通山
王者也恭王長女張郡主為討蘆洲不應又宗人雙橋
負王府貲五百金被鎖郡主請寬不從怒而發其事
帝遣官即訊王行金累億萬
事得解楚坐此少減耗而四國俱完他王雖高帝子不

及也文皇靖難後自言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祿不及
十之五累聖所封後親屬漸以疎即恩賚亦浸薄惟神
宗四子帝叔父最親瑞惠桂在熹宗朝始之國開邸之
日淺土瘠而多故天下皆憐之獨福王在兄弟中莫得
以為比福王神宗之愛子也母鄭貴妃最幸王自皇后無
子光宗于兄弟居長繫中外心帝意亦素定第貴妃早
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即舐望雖至尊亦兩難之伏
廷諍力稍自強浸尋乃日為離間諸大臣調護萬端元

良既冊命而四子同日出閣恩寵惟均凡以為鄭氏也
福王大婚費三十萬營洛陽府第二十八萬帝非貴妃
不寢食妃一子雖長猶不離抱聞其將遠離日夜泣請
之國日期者數十百奏置弗省最後妃弟子鄭養性亦
言之雖非至誠顧以太子名號久止帝春秋高久病不
乘此時早就邸為王富貴計何庸復待乎妃亦心動言
之帝不能戀戀母子情獨辦治國裝宜厚帝喟然從之
當是時海內全盛帝所遣稅使礦使數十人月有奉日

有進廣南明珠滇黔丹砂空青寶石豫章磁陝西異織
文毳蜀重錦齊楚礦金礦銀他搜括羸羨億萬計名人
主私財入貴妃掌握擬斥十之九以資王諸宮人中使
竊言曰王本共天下此不足計也特為下詔賜莊田四
萬頃所司爭之力得減半中州腴土苦不足度山東湖
廣界以克王又奏乞江陵故相所沒產江都至太平沿
江荻洲雜稅并四川鹽井榷茶銀自益舊制王府田聽
民占而徵其賦王左右勸王多規肥饒地入府為永業

既則伴讀承奉諸官假履定步畝為名乘傳列旌旗笳吹所至索輿阜餽廩無算田之良楮租之多寡胥懸其口常過汝州擅殺人山東江楚之間富家憂攘奪農夫疲供億天下騷動其請福府食鹽也于洛中設邸閣中使至淮揚支王鹽一千三百引乾沒要求輒倍中州舊食河東鹽有令旨非王店所出不得鬻淮商開中既訖晉引復滯九邊軍餉無所資帝悉其故命換給長蘆然去洛陽遠以為不如河東便弗肯改自慈聖登遐未兩

月而愛子去膝下帝忽忽不樂瑞王年二十有四婚未
成惠桂齒相亞無選擇命羣臣交章叩閣率寢過而福
邸信使通籍中左門一月數請朝上夕報可四方奸人
亡命之徒探風旨走利如驚閔不畏死張差龐保劉成
之變緣是而生然兩宮慈孝無間王亦專奉已無所睥
睨訖于三朝繼統骨肉晏如原本祖宗家法之善而光
廟因心篤愛為卓絕已及崇禎中王失神考久貴妃亦
前歿內官宮媼為王中訶京師者多失勢老病死河南

大亂王于國家屬尊地近在宮中時幾奪宗獨性不喜
賓客智謀奇計之士莫進乎前所好惟婦女娼樂中外
為不足忌然終用敗十三年河南大旱蝗人相食王謹
錄篇牡不憂念宗人百姓援兵之過洛者口語籍籍或
言道中曰王府金錢百萬厭梁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
手南大司馬呂維祺在城中聞之惟以大計動王王不
用先是秦大破李自成于潼關原餘衆散略盡自成竄
漢南秦兵蹙其北左兵扼其南窘不知所為伏一年有

餘不復出食且盡謀自經養子李雙喜止之是年秋自成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突圍走由鄖均向伊洛河南饑民相率歸之復大振十二月李自成陷永寧殺萬安王采鏗熊耳以西民保聚山澤者連拔四十寨遂陷宜陽十四年正月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河南分守道王脣昌率邑紳警備總兵王紹禹偕劉羅二副將引其兵抵洛王召三將入賜宴加禮出糒醪犒軍十七日紹禹請以兵入城王箋阻者三不可止劉羅

二軍背東南關而舍薄暮有叫呼聲東莖燒土門詐云
逐賊抵七里河與之合十九日賊至羅用其火軍反攻
東城見乘障有固志護保者訊應實報曰城守嚴馮太

守一俊守南王兵備

盾昌

守西張知縣

正學

守東王總兵暨衛

推官

靖忠

主行檄而西北陬為衛分地賊命其下向西北

攻二十日王見事急出千金募士縋而出用矛以入賊
營昏時賊漸退夜半王紹禹親軍反從城上呼賊相笑
諾執王盾昌屬刃于其頸口噤斷索餉紹禹從旁解軍

以手推之曰此豈老總兵當言時邪揮刀殺守堞者燒
城樓開北門賊入王逃匿民舍中明日賊跡而執之道
遇呂維祺年已邁為賊反接奮其首視王謂曰王死生
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王瞠不語尋遇害賊踞王宮醪
飲荐王于俎洵其血襍鹿醢嘗之曰此福祿酒也維祺
大罵賊死之有兩承奉伏王屍哭賊摔去承奉呼曰王
死某不願生就若乞一棺收王骨即齋粉不恨賊義而
許之桐棺一寸載以下車兩人即其旁自縊東關迎恩

寺僧道濟者鄭貴妃所剃度以替王入道者也乘賊間
昇其櫬止廡下祠而哭之審理李春茂典膳張守賢典
樂劉文魁縋城遁世子亦走免遇官兵疑腰有寶物裂
其裳裸露道旁得一護衛軍牽挽過河廬于孟縣訪求
福王妃尚在相見不復識抱持哭初賊之入王府也珠
玉貨賂山積裝縑囊負任以入盧氏山中發王府中金
及倉粟大賑饑民時杞縣人李巖術者宋獻策起從賊
教自成為好言結衆曰王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

故殺之以為若曹令饑者以遠近就食男子二十以上願從軍者月食四十金趨敢能為將者倍之從我可富貴無為交手死民奔走赴之者百萬燒王宮火三日不絕用雒陽掾邵時昌為偽總理俾守城實棄之去也豫撫李仙風于二月十日至河南府取時昌及從逆張旋吉以下十數人梟懸之稱恢復功其道府推知等官皆在惟白尚文死不得其尸云已為饑民所噉食矣叛將羅泰劉見義不知何以見獲伏法王紹禹初傳死于兵

後膠致京礫于市事聞帝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羣臣曰
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遘于閔凶其以特牛一告慰定
陵特羊一告于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具弔

祿世子在懷慶授館餽餐備凶荒之禮焉

帝發御前銀一萬坤寧宮

四千承乾宮三千翊坤宮三千太子一千又慈慶宮懿安后銀一千慈寧宮皇祖宣懿康昭妃銀五百皇考孝溫定懿妃五百俱著王裕民冉興讓葉高標齋往以慰卹福藩世子嗚呼春秋之義大責

帥以上相專征之重而親王不以其道終君子謂督師之罪無所辭矣夫洛陽周王城自漢以來都之三川天

下之中地四達善戰者所必爭嗣昌乃專力于鄭襄而
緩備于京洛賊因抵隙蹈瑕而王紹禹羅泰之軍得以
動于惡乃道路所傳有謂兩王繼陷福隕而襄隨之者
帝與羣臣弗信也嗣昌之將行言于帝曰臣請以襄陽
為根本其規度襄陽城也仞深溝方洫而三環之造飛
梁設橫極陳利兵而譏訶非符要合者不得渡嗣昌雖
移駐夔峽軍資甲仗在焉諸將左良玉以下并帑于城
中江漢間列城數十倚襄陽為天險賊之得志于洛陽

也移師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晝夜周王出庫金五十萬
資守陴者而特懸賞有殪一賊者予五十金士踴籍大
呼擊賊賊未退同時南陽汝寧皆午道疲敝唐新立宗
僅堞宮垣以守帝詘指念磐石諸宗曰秦蜀遠楚與豫
接壤而荆僻處江介一州當有虞心襄陽宿重兵即惠
郢在郢中可無恐况襄王乎一日御武英方進炙咄咄
顧左右問汴梁云何忽宗人丞傳襄府福清王有表帝
推案起曰果爾襄王真不免矣福清王奏曰臣常澄襄

王之次子也臣潘奉國厚恩世守赤社不意二月初四日夜半南門火一城糜沸傳曰監軍道家丁反臣父殿廬火亦起融風吹之延勢萬屋臣睡夢中聞人馬聲飛鏃著臣頭目見城中兵亦與格鬪天明賊大至太守王承曾保臣及臣弟進賢王常淦突圍出臣遣人探父動定始知初五日被賊執至西城樓殺死放火燒城肢體為燼拾頭髑骨數寸以歸臣一慟殞絕臣宗弟貴陽王常法于西城門外被殺臣兄已故世子宮樞盡焚殺死

蘭陽王母夫人徐氏太和王妃郎氏宮人李氏等四十
三口臣父國寶內官張進喜投井得存臣兄襄世子常
添先于崇禎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薨妃聶氏繼逝
臣父前經赴告道梗未奉慈綸痛念臣父托體王家沒
身賊手臣不能相從灰土慚負天地惟皇上早殄此賊
俾微臣雪父兄暴骨之恨帝覽之感動命所司喪葬一
如福邸禮

襄王追諡忠王
葬城西青安山

拊几歎曰襄洛天下形勝而

襄建瓴東南憲王以仁宗愛子徙封于襄有深意襄亡

陪京必震恐且曰朕為天下討賊浹辰之間兩王皆以國斃是天厭我家而剪棄其子孫也不然賊何以至此顧疑楊嗣昌獨無奏久之知張獻忠邀殺閣部解餉官于路竊其文書傳箭以入城嗣昌所積五省餉金弓刀火藥數十萬及守兵數千人皆歸賊洛陽國帑而襄陽軍資兩藩陷闖獻遂不可復制嗣昌在重慶聞亂返荊州將謁惠邸王命閣者謝曰先生願見寡人者請先朝襄王嗣昌慚乃縊是年東宮田貴妃薨妃帝所愛幸生

兩男皇五子早殤永王年少帝感天下亂悽愴骨肉傷
懷有老宮人及見定陵問以宮中往事稱神宗晚年王
皇后稀進見福王辭之國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
來入朝大漸時顧視貴妃用洛陽為念因言孝恪皇太
后病篤光宗請旨得往省孝恪目已盲兩手捫太子欲
有告光宗遽曰皇父鄭娘娘待兒子厚今鄭娘娘長御
隨以來孝恪悟其意嚙指曰我所嘗備極天下苦兒知
之足矣復何言遂訣光宗即位之三日懸母畫像對之

拜且哭會宴駕無人言貴妃時事者果母子出寵擅天下邪以今觀之亦何益帝為歎歎起周皇后居坤寧宮宮禁禮重太子定王既出閣非帝命不得朝一日帝坐便殿太子前致請案上有急奏河南寇以某月日破某城而上歎曰若不知得幾見而母而動關我乎今後弗復泥常也宮中所奉宣懿康昭劉太妃者神宗妃嬪中推謹厚撫愛諸王帝以主慈寧宮禮之如太母常朝歲節畢見帝就便坐俄欠申偃別榻太妃戒勿驚命尚衣

謹覆之左右植立以俟頃之帝覺乃起攝衣冠謝曰神
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
交睫心煩懣輒廢餐自以年才踰壯為國事磨耗蚤困
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為之泣下帝亦
沈瀾者久之諸宮人莫能仰視劉太妃以十五年
薨年八十有六帝之
憂汴急也尋聞圍解乃由王故得全則大喜既下詔褒
王且加勞曰此高皇帝神靈憫宗室子孫維城莫固啟
王心而降之福也又以其意諭秦蜀楚諸藩曰王不鑑

洛陽已事乎苟能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滅先是肅王親廟不戒于火祐主犧象皆亡賊登臯蘭山涉乾鹽池入慶藩國界荆王見革左詭降欲與為好召入

宴盛帷帳陳女樂具百人之饌以饗兵見者皆憂其啓

寇心

荆王嘗戴小帽過酒肆茶坊游戲曰如此世界且圖樂耳

其它王初因遠不及

寇皆以書來省難比李青山蠡戾于濟北呂瘦子跳梁

于湖南益王

益王端王十一世孫定王由來之子

亦稱建昌妖人密教實

繁有徒江湖海岱亡命蠹起而臨藍平涼乃云宗人通

賊

長沙城內有穀城主撥置奸黨楊吐虹等為賊內應

帝以為此同姓深恥皆由

諸王平昔不能樹之以德董之以教故窮奇饕餮棄親
即異生其禍心論天潢支屬惟周為睦故惓惓以周王
為宗室儀表周自定王啟土憲守其共德而加之以文
東書堂集古法書手自臨摹勒石暇則製樂府被新聲
梁園士女弦歌之颯颯乎盛世之響焉高皇諸子蜀獻
王好學帝呼為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幄繕寫購藏圖
書甚富而周有中原文物之盛比肩儷美稍欲加尚之

萬歷初周鎮國中尉睦樛為宗正招延通儒講串經義以教同姓諸生作五經稽疑帝系世表竭四十年之力訪求遺書牙籤識別登萬二千五百餘卷自大內秘本所未有者西亭竹居悉丹鉛讎勘西亭即中尉竹居者其子也王即趙宋故宮為寢城南有繁臺遺址四方賢士大夫曳裾來游比于相如嚴助宅王小子侯雞鞠狗馬多豪少年之戲獨汴梁宗人瞻文詞被服嫺雅左右列敦卣樽壺丹青竹素在昔高皇剖符之日備物典策

申之以訓詞分之以彝器百年有道弘長詒謀燕翼子
孫多彬彬三代之風詩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其周宗
之謂乎夫國于天地命祀山川河與崧高周之望也周
之始封即憂河圯而遷洛尋復返舊都歲有事于河至
端王末載發秘記讀之曰王室將衰河決為害王告其
世子以為大惑曰後二十年必驗今王立冠難作河益
南徙匠人置執準水形以測望地平河身高出王殿櫟
者尺有二寸每春漲嚙隄吏民刑牲沈璧走馬傳籌報

水至何所與烽燧等自汴梁受圍帝以中原為急用丁
啓睿為督師赦傅宗龍用為秦督擢巡按高名衡代李
仙風為豫撫九月宗龍兵敗死于項城秦撫汪喬年誓
師出關于襄城被殺自成乘勝圍南陽總兵猛如虎戰
死十一月四日南陽陷唐王遇害于麒麟閣

唐王之遇害也有湘

安王尚在帝令附近州縣居住又唐王裕妃張氏顛沛居襄陽有詔撫按官護衛供膳俟修整府第迎養舊邸

十二月自成陷禹州州徽王故封地王廢專城太康王
以下七郡王多死二十四日李自成引羅汝才之眾再

圍汴梁高名衡偕巡按御史任濟總兵陳永福為城守
丁啟睿在許州不能戰入汴梁避賊周王盡出庫金搗
師被傷者與殺賊同賞賊衝車撞擊負戶穿穴城壞二
十七處皆距躍可上坦如大達永福率吏士力鬪賊飛
火發機洞胸達脇愛弟親將碎于背後終不為動矢射
自成中目手難巨礮殺其巨帥上天龍等擐甲四十晝
夜鬚眉焦灼指血滲漉生蝕三十三人斬一千七百十
有八級城乃克全賊以十五年正月十四日退屯朱仙

鎮三月癸亥賊復進為攻城折傷士卒遂起長圍期以必拔帝先起孫傅庭為秦督至是更用侯恂率援勦官兵救汴左良玉壁于近境憚賊弗敢擊汴梁食盡人相食九月十五日河流驟決其聲如雷水沸鬱數十丈王露次圍闔七日督師侯恂率總兵卜從善以舟師迎王王與二妃世子後宮貴戚三十餘人乘夜達堤口止于河北柳園坊太康伯張皇親之第人民枕藉死者累鉅萬或乘高縛筏銜繩浮渡以水湍悍非柎絰屋角即身

槁樹顛游涌而逸者十不得一城中淤泥反土信宿填

滿

水由來家集分三股一直衝破汴城至二十二日水將與城齊西分二股圍住賊巢賊奔吹臺避水。或

云賊由馬家口決河灌城。○河決後改從杞縣唐邑亳州以入淮河賊竟往西南一帶

易曰地上

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禹導九河玄冥効職魚

鼈咸若玉帛來同迨乎三后之季汾洮弗宣穀洛交鬪

龍蛇起陸百川沸騰自古記之周為國之分子奄宅土

中析圭之後麟趾發祥騶虞告瑞古稱魯衛今有周京

何意獬豸蚩尤跳宕赤縣而支祈肆虐河伯助殃頓使

士女化為沙蟲廟社淪于陷井十王之典章物采故家之
禮樂詩書無不昏墊洪流堙沈息壤可不痛哉初李自
成非能知水亡人國效王賁之灌大梁者也彼恃其累
勝下睢陳捲宛洛苟得一都會則擱然欲自王及見汴
沒于巨浸乃聚其徒謀返據襄陽或曰楊文岳以真保
之兵守汝寧崇王尚在若秦將吏出關而汝蔡復犄其
後中原之勢尚未有所分也十一月某日自成乃下汝
寧殺文岳取崇王及世子行

賊圍急有通謀崇王中貴
矯王旨議降者文岳砍柱

厲聲曰誰為此言吾當手刃之王亦誓死守或勸之去
曰我去如百姓何其被執也賊令諭降州邑之未下者
王不從遂于泌陽遇害并世子慈煥俱死尚有
王之弟河陽王由材王之次子慈焜亦與難

而以兵

臨襄陽福清王以社稷之鎮公子兵至走免是賊再克

而襄再亡也襄不言陷言易也惠尤不辰

惠王諱常潤

以全

郢之重鄖與沅二撫之左右我而不能一矢加賊奉王

以次于湘潭天子以上游形便有司之過裨王失守不

得已下璽書慰勞焉十六年正月

闕

日張獻忠陷蘄州

荆王先薨賊下令圍王宮盡掠其所見妓樂蘄人初憂

王為誨盜果驗左良玉畏自成之偪過武昌以軍事謀之楚王王又畏良玉之偪而恐其弗行也嘿不應良玉辭而下王乃自募承天德安之潰兵給以餉用長史徐學顏領之謂之楚新兵獻忠破漢陽五月二十九日于煤炭洲以二十艘輕軍潛渡楚新兵開門降賊叅將崔文榮長史徐學顏死之故相賀逢聖正衣冠投于水王為獻忠所得遺貨尚百萬賊縛王置所乘輦舁而沈之江惠王之走湘潭也舟遇風于陵陽磯楚士大夫從孥

于王者多漂沒王僅以免張獻忠陷長沙吉王惠王走

衡州獻忠陷衡州吉惠桂三王走永

桂王諱常瀛皇七子李貴妃出與惠

王同母

獻忠追三王于永湖南巡按劉熙祚遣人護三王

入西粵以身當寇入永州死守城陷不屈遂殉難時湖

南諸邱岷以他事遇于亂榮先薨

榮憲王由榑之子慈照崇禎闕年封闕年

薨絕

武岡常德望塵而奔豫楚十二王皆沒而孫傳庭以

十萬之衆折于河南李自成西入關西安宵潰秦王有軼道之辱獨劉妃慟哭以國破家亡不如死長史章世

烱自縊自成入據秦府僭偽號榆林諸將猶苦戰力不敵三邊覆沒慶肅同燼平涼受圍四日執韓王屠之賊渡河陷汾州懷慶福邸德昌王

諱由崧即福王

再走免與太妃

相失河北山東諸王避寇南下賊攻太原取晉

晉恭王十一世

孫穆王長子求桂以萬曆四十一年紹封

入大同取代

代簡王九世孫廩勾以萬曆十四年進封

自成以三月十七日至京師向彰義門坐其左右兩人有識之者曰此晉王代王也夫紀侯去其國春秋是之蜀之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謂之失位所以存滅

國重舊封也先朝以空名奉骨肉實奪之權故處天王
伯叔之尊勢乃制于黔首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于
諸王又何尤焉禮國君死社稷君子于襄洛也則著之
于秦晉也則微之城郭壞宗廟隳若是而王存焉者稀
矣自成既以犯京師國亡而獻忠于岳陽渡江由荊門
走蜀蜀錦綺百貨甲天下而世盛傳蜀王能作黃金自
獻王得鴻寶之書于內府子孫善黃白冶化然皆積不
用王恃其都為金城石郭蜀士大夫以蠶叢本不通中

國此遺種處弗復多憂成都令吳繼善江南人才辨濶
達有謀見賊據秦採楚而北都之問不至痛哭于蜀王
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衆建藩輔碁置繡錯數年以來
蹈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道失德見絕
于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貨狃便安之計為賊所利而不
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
曹闖徭黃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
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于夔關劔閣誠足自固否則

黃牛白帝亦屬曩虞黑水陽平更多岐徑乃欲坐守門庭謂為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蘭苜撲滅獻賊逃遁止以蘭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于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踰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為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

為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
散朽粟以慰饑氓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蠲積逋以免
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彛目以資援政教內修聲
勢旁震則可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
知所終矣竊為殿下危之蜀世有共德王亦賢見其書
太切不無動特以祖宗之法不典兵不與民事而蜀撫
陳士奇迂緩不達時務巡按御史劉之渤稍彊執失人
心皆弗能力諍繼善再三告以高皇帝之制于諸王寄

以討賊委之保邦萬一不戒以至失守王縱不愛身獨
不恤國家不念祖宗何終弗從五月而審知國信七月
而夔門傳賊遽至成都一日數驚闕夜呼曰闖至矣

明日又呼曰獻至矣王不知所為謀以其宮人遜于荒
富家亦從孥以出之渤持不可乃已八月四日獻忠傳
城下王始出其金懸之市購戰守者莫應賊攻圍三日
夜以巨礮穴城東北陬而震之城崩遂乘以入王遇害
劉之渤罵賊死吳繼善閤門死者三十六人同時成都

府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俱死嗚呼蜀竟亡矣

當獻忠初入蜀而瑞王先以漢中瓦解奔竄于重慶為

賊所執殺之天無雲而震者三

瑞王好佛從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

有解瑞府種也

直冲天王瑞坐其中冉冉而上人謂之兵

云瑞王在宮中衣服禮秩降等兄弟王善地而已王醜

地日苦兵秦將更不能救資蜀帥以援故其急也歸蜀

而卒死于蜀悲夫

綏寇紀略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綏寇紀略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芬

編修_臣裴謙履勸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李棻

謄錄監生_臣王貽桂

欽定四庫全書

綏寇紀略卷九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通城擊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十日丁丑卯刻有星自西北
流東北大如盂赤色有光翼日熒惑夜犯房宿六月陝
西地震七月十八日乙酉雷震朝日壇風拔樹大雨雹
涌水南京妖人劉元緒謀反詭稱闢地李王分其徒十

二天十二星十六佛將以長至日李王出世事覺誅之
八月二十一日丁巳李自成生于延安府米脂縣雙泉
堡之農家與膚施人張獻忠同歲父李守忠也隸行太
僕為養馬戶守忠之父海海之父世甫家頗饒守忠娶
金氏而無子既以姪李自立為後矣禱于華山夢神告
之曰以破軍星為若子而生自成父母異之呼為黃來
兒六歲教之識字大能記憶踰常兒顧跳踉不可禁守
忠曰黃來兒後當富貴其如頑戾何長名鴻基改自成

從延安人羅君彥者學刀槊頗盡其技守忠金氏先後
死李過者兄子也相與為傲盪盡亡其父貲乞貸于邑
之艾氏艾著姓有為府同知者邑人呼艾老舉人以自
成負其子錢也執而扶之自成鬪狠無賴數犯法米脂
令晏子賓者械而游于市將置之死得脫自成妻韓氏
故倡也縣役蓋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偕李過亡命
甘州投甘督梅之煥所部叅將王國為兵國奉調遣過
金縣兵譁自成縛縣令索餉并殺國遂反安塞人高迎

祥故馬賊逃兵李成龍糾為亂饑民王異應之異一名大良因自號大涼王迎祥自號闖王馬著門表馬賊且特起也自成于高為甥舅往從之自將七千人立一隊號曰闖將其在山西也有闖塔天八隊闖將皆張姓不知其名自成不甚著澠池既渡河迎祥乃獨雄諸部而車箱峽已困復逸官軍稍稍知賊帥中有李自成矣初自成西寇鄭陽破竹山竹谿房縣官兵追及之賊走紫陽入漢中連雨四十日馬乏芻多斃弓矢俱脫自成大

困于車箱峽詭乞降總督陳奇瑜受之自成既過雲棧
出險入鳳翔掠隴州勢復振衆至十餘萬副將賀人龍
張天禮為所敗斂兵守隴州自成圍之四十餘日洪承
疇檄左光先赴援與人龍合擊大破之自成竄入終南
山已而糾其衆東下鳳陽之陷也張獻忠與自成皆在
焉獻忠得陵監所教響手小奄十二人每飲酒令之奏
樂自成求之勿與固以請獻忠毀樂器而後以其人歸
自成殺之兩人由此相失自成與迎祥再入秦自成從

終南出大掠富平寧州副將艾萬年與自成同里有夙嫌賊攻益急萬年曰我早知自成無賴曾訴之官今必不利于我出砦大戰敗而被執罵賊死無何張全昌賀人龍皆為自成所挫劔總兵曹文詔百戰將于真寧陣亡迎祥自成兵益強出關為祖大樂所敗迎祥自成功滁州盧象昇祖寬大破之朱龍橋遂走登封密縣復歸秦九年二月自成走慶陽邠寧四月自成犯鞏昌北境左光先曹變蛟破自成于固原之沐家營自成走慶陽

環縣五月自成圍綏德州六月自成犯朝邑七月黑水
峪之戰秦撫孫傳庭生俘高迎祥磔之都市賊黨以自
成梟雄也共推為闖王然自成在關中自鬪別為一軍
黑水峪敗自成不在固非迎祥死起而暴領其衆也是
月也自成犯階徽八月自成匿隴州山中九月出汧隴
犯鳳翔于渭河窺渡十年正月自成犯涇陽三原四月
據階成十月自成偕過天星由七盤關入蜀于是陷寧
羌昭化劔州梓潼江油崇寧等州縣十一年正月官兵

破賊于梓潼賊分隊還秦自成走白水六月官兵至陽平關自成由陽平白水謀再入蜀不果當是時秦之白水階徽官兵分汛堵扼賊既不能轉而西北曹變蛟渡河邀賊去路賊又不得由江而東惟南繞西鄉突出漢中越江而北秦撫傅庭偕左光先駐漢中乘賊奔江斬千餘級賊渠祁總管等謀東奔豫楚官兵追之至升仙口又嚴守朱陽關賊不得逸祁總管降十月自成食且盡總督洪承疇偕傅庭共擊自成于潼關原大破之自

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走十八騎者劉宗敏田見
秀谷可成張世傑李彌昌任繼榮任繼光王虎劉文魁
等竄伏峭函山中為小盜不復出尋督師入援總理主
撫獻忠汝才約降我師無偵候獲賊謀者或云自成死
已而穀房叛自成喜出招其徒復大集秦督鄭崇儉提
兵圍之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遁俾之逸而設伏
于商雒鄖均可一鼓擒也自成乘間走遂入楚依張獻
忠獻忠欲圖之覺再遁走閬部在彝陵聞而以檄諭之

自成出謾語崛強時賀左二將再大捷獻忠破膽自成
為我師困于巴西魚復諸山其輜重在赤甲寒山不能
進困危數草間自屏養子李雙喜止之劉宗敏者藍田
人鍛工也有勇力自成嘗離其大營偕宗敏步入道旁
叢祠中惟孩兒軍張鵬者從後偽封侯賊中所稱小張
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歸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
分若盍卜之于神吉即從我不則亟殺我以降宗敏曰
諾納其刀于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

今死生從若矣軍中壯士亦有殺妻子願從者自成燒

屯攜輕騎間道而奔河南河南旱斛穀萬錢人心螳動

杞縣舉人李巖者初名信熹廟大司馬李精白子也

精白

原籍潁州衛

性倜儻非常嘗出家粟千石賑荒人德之爭稱

李公子李公子父奄黨也士大夫羞與齒信恒以為憾

因亂請之督府用扞衛鄉里權宜竊兵柄以報其所不

平傳云授安義襄鄉備禦

杞人士仇之緣他事文致為通賊

中州時討

紅娘子賊紅娘子繩伎女也獲信強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從後乘間竊歸為杞人所執紅娘子來救饑民開

門納賊

令亦惡其市名得衆遂執而錮之獄民之德之者

曰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迺殺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
在獄也思自成既為衆所擁嘆曰今日反決矣遂往投
自成自成聞其名禮重之改名巖偽署制將軍用事盧
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磨勘被斥與其邑醫尚綱善
綱好挾妓遊遊晉為賊得賊得醫者輒不殺綱尤親幸
介金星以見自成自成奇其辨與謀議帳中車優及女
陬者亦盧氏人常在帳中供奉車優逃歸遇牛之叔具

言金星通賊狀舉宗唾詈之亡何金星私歸竊妻子宗人執首官以車優為徵坐斬後得減死論聞自成之出河南也謁見于牙門自成得之大喜偽署弘文館學士初自成無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塢壁不肯從李巖教以據中原取天下宜拊循以收人心唱為迎闖王不納糧之謠教兒童傳歌之相鼓動而金星進所善卜者宋獻策身長三尺餘上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過城不殺因以所掠散饑民民多歸之號為李公子仁

義兵傳聞者或即以爲自成不知有李巖也自成以十三年之十二月二十一日自南陽來破宜陽殺其令唐啟泰二十四日移軍攻永寧永寧先有邑紳蜀撫張論者以川將儆守論病死其子吏部郎鼎延率家僮捍禦有功會獄徒牛可敬魏之明勾賊而守城都司馬有義潛遁賊以二十七日四鼓登城殺知縣武大烈鼎延匿胥井免自成殺萬安王于永寧之西關兵大振攻偃師縣一日破之知偃師徐日泰罵賊爲賊嚮割至死不絕

聲河南總兵王紹禹者貪而無厭好斷軍士縑穀以自肥賊近後載重堅請入雒陽又收福王犒士三千金入其橐兵益恨乘夜反招自成入洛陽陷福邸縋城至迎恩寺為所得呂尚書維祺亦被執自成見之于西關周公廟曰呂尚書曰議兵餉殺我曹今當何如耶呂曰吾為兵部尚書恨無兵磔汝狗鼠今日之事惟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夫何憾賊欲跪之不屈北拜闕西拜父母伸脰就刃色不變福王跌坐于地賊逼之王閉

目搖首不語已而大罵因遇害鄒妃世子得脫走河北
世子繼妃李氏福王選侍孟氏蕭氏李氏皆自經內執
事承奉劉顯典膳錢福門正李彰雲等三十六人外執
事書堂官焦如星良醫張鳴臯杜一經等十一人皆死有
司則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脉冗官武職共九人為賊
所戕守道王盾曰重傷賊退後數日死餘知府馬一俊
推官衛靖忠知縣張正學俱在邑紳自呂尚書以下知
縣劉芳奕韓金聲行人王明同知楊萃推官常克念舉

人苟良翰等多死賊從李巖牛金星策發福邸中庫金及富人之貲以號召饑民仍以洛陽掾吏邵時昌為偽總理生員張旋吉梅鼎盛等次第授偽官月給銀八十兩取賑施贏金付之俾募兵守而自移其軍攻汴豫撫李仙風慰安福世子于河北孟縣叛將羅泰劉有義亦逃至河北獲送京師聞自成已去率其將高謙入雒取邵時昌集縣之名曰恢復而汴梁之急撫軍顧不在周王乃出帑金五萬兩犒士巡按御史高名衡開封推官

黃澍祥符知縣王燮同設守賊攻西北陬最急祥符令部分捍禦有功矢石不避賊穴城將入守者投之以火賊被執而死積屍與城平七晝夜不能下始解而去過密縣怒而屠之登封望風瓦解帝初落仙風職以張克儉代之會克儉徇襄難即補以按臣高名衡而保督楊文岳得進兵爾書先遣其將虎大威張德昌率五千人渡河兩將從仙風于偃師憂衆少未敢嘗賊已而文岳親至軍為鳴臯之戰賊亦漸入山汴洛稱休息焉仙風

之在偃師聞土賊孟三據河陰率高謙張德昌之兵殄滅之欲以此為解帝尋遣錦衣衛逮治懼不免一夕絕吭死初丁啓睿之出關也聞閣部亡將由承天入楚楚按汪承詔以荆襄幸息肩無所事秦軍斂漢津公私船啟睿徘徊五日不得濟折向鄧州州閉門詬之過內鄉內鄉令不與釋帝下詔重督師事權所過餉不給者之興論而汪承詔止於切責亦以舍楚入豫從賊所急其言良是不足罪也于是左良玉自襄抵南陽賀人龍李

國奇之兵亦至于啟睿畏自成而不能已于入豫也見張獻忠在光固謀于諸將曰此亦一豫賊也其法當攻瑕請移軍當之避自成莫敢擊詔乃于五月十九日出故大司馬傅宗龍于獄拜兵侍郎為秦督專辦自成宗龍年老矣向時部曲皆滇黔人于西北非所習帝特以其宿負用之俾必盡死力識者固策其不效無何丁啟睿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麻城羅汝才少與自成同里閔羅年長弟畜之後以穀城之役唇齒獻忠獻忠好凌

折等輩浸不合既敗舍之去投自成于鄧州請改事為
兄自成喜獻忠既敗鄖西前茅八哨之兵無所歸自成
又邀而取之附者日益衆袁時中者豫土寇號小袁營
據蒙陰之義門窺鳳犯泗朱大典以劉良佐之兵大挫
之于龍德寺盧九德率禁旅于界溝逐之時中乘風雨
渡河其衆尚二十萬往投自成自成黠譎工駕馭他寇
莫及也傅宗龍以六月入關與秦撫汪喬年謀所以平
賊喬年清正士帝初以王裕心代丁啟睿撫秦既因秦

按臣張爾忠言其不足任改用喬年喬年以四月二十日聞命諜報自成將叩關西入喬年急跨馬傳箭率將士趙大嶺等馳至商雒修烽堠部署未定而宗龍適至宗龍欲搜秦兵括秦餉掃境內以出而關中旱蝗閭左調發殫盡未能有以應也即秦兵之在豫者李國奇賀人龍之卒隸焉帝亦遣保督楊文岳率虎大威一軍與之會汪撫送宗龍出關曰公破賊喬年身率所領為後距相與涕泣行宗龍既與文岳遇以九月初四日至新

蔡命軍中起浮橋期以明日過河自成亦過河窺汝寧
我師與之值二督宿龍口夜召諸將謀邀擊遲明飛騎
報賊過且盡所留惟殿後一軍我師至孟家莊諸將解
鞍休士不為備賊匿精銳林莽間日旰出鬪賀人龍之
卒先奔李國奇初接戰不能敵亦奔偕虎大威陳監軍
同往沈邱避賊而兩督自以親軍與賊相持傅營于西
南楊營于東北二更保兵北隊走有張副將者挾文岳
馬上馳去秦督慷慨謂任監軍陳副將曰宗龍當死久

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并志決命不能效他人走也
乃召其裨校李本實楊從義董朝宣陳尚才孔臣思所
將六千人即文岳所置壁處重穿塹結壘誓必死文岳
是夜奔項城次日奔陳州賀李于初九日晡時得宗龍
小帖取二將來救不信曰此書從賊中來庸知非偽邪
呼沈邱令開門令乘堙咤曰若不往救傳督師入城何
為者不許乃同奔文岳于陳州自成見宗龍無救于圍
外穿兩壕困之十一日我師糧盡殺馬十五日羸馬亦

盡十六日二更開營突圍遂大潰宗龍以十九日未至

項城八里被執賊詭稱為家將擁之趨城宗龍大呼曰

此賊也身是傳督師不幸落賊手城上連用礮擊毋墮

狡計賊刀斫傳右脇傷抉兩目削鼻礮聲起賊退家人

盧三負其屍入城乃絕

項人歛之于天
吉寺哭祭之

喬年聞敗仰天

嘆曰傳公死討賊為無人矣我自知以肉餒猛虎然不

可不出以持中原心誓師次陝縣聞襄城新破惶惑未

敢進也襄城諸生李永祺率父老出迎官軍時李自成

方殘葉縣殺副將劉國能而圍左良玉于偃城國能之
守葉也力戰不能支城陷賊殺其令張我翼而好謂國
能曰若我故人也何不服國能按劔罵曰我初與若同
反今則王臣也奈何從賊遂遇害左良玉偃城之圍始
于臨潁臨潁為賊守良玉兵過殺所置偽官而取其牛
馬財物自成怒盡銳與爭良玉避入偃城自成圍之急
聞喬年之出關也釋偃城之圍來戰初喬年之撫秦也
嘗被命發自成祖父塚自成破雒後聲勢日益張或獻

策疑其先塚有異者帝密下喬年圖之米脂令邊大受

者

河間府靜海縣舉人後遇執而以自成兵敗得脫仕至廣平太守有不死餘紀紀其事

健令也

有縣役詭孫姓實自成族令詢知之執而加拷則曰吾

祖墓去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塚中一塚

始祖也相傳穴為仙人所定有鐵燈檠醢火壙中曰鐵

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跡之山徑仄險林木晦黑果

得李氏村村旁壘壘十六家中一冢發之有螻蟻數石

火光尚熒熒然斲其棺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

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
以口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反而仍伏喬年函顱骨并
蛇腊之以聞賊後矢著其目舉大事無成蓋天使之也
自成為之嚙指恨既知喬年出厲色憤踊曰此發我祖
塚者邪聞其多馬速圖之勿失喬年背襄城而舍交綏
一軍盡覆斂殘卒數百人保襄城城壞未及修故受攻
五日而穿潰喬年自刻弗殊副將李萬慶共死之
萬慶及射
塌天與劉國能俱降人忠于王事故書
其官以媿不能盡節者尋詔祀襄城
自成劓刖襄城諸

生百九十人購永祺匿以免屠其族自成凡再覆秦師
獲馬二萬匹降秦兵數萬十一月乘勝遂圍南陽用大
礮攻城守將猛如虎破以計殺賊精兵數十已而他門
陷如虎持短刀巷戰大呼殺賊手及袍袖有血數斗過
唐府國門北面叩頭謝國恩自稱力竭賊剗刃以出其
背焚麒麟閣刺唐邸于其宮張妃及湘安王崎嶇走入
楚豫撫名衡按臣任濬以汴梁危蹙貽書督師告急丁
啓睿稱獻忠在商固山中庶幾旦夕擒今移之救汴恐

復脫掌握良以左支右吾不獲已先事自言非失策其
宛郡干陬出于不意即主上無如何下詔曲為解不欲
明其譴也是月也李自成陷鄧州知州事劉振世死之
鎮平令鍾其碩內鄉令龔新舞陽令潘弘通許令費令
謀先後殉節死唐縣新野稽顙迎賊十二月李自成陷
許州自許以南無完邑洧州長葛鄆陵陳留禹州相繼
陷二十六日李自成再圍開封開封者宋故都金人所
重築也厚可十丈次亦八九丈賊每攻城不用梯衝倣

古法專取瓴甃為首功責一甲士取一甃得者即歸營
解甲臥惟後退者必斬取甃已穿穴穴初僅容一人漸
至十人百人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巨絙
繫之穿甃萬人負絙而絕之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巡撫
高名衡總兵陳永福于城上鑿為橫道聽其下有取土
聲儲毒穢以薰灌之遇輒焦爛賊乃即城壞處環試火
攻法以藥置甃中火震甃裂名曰大小放迸當其衝者
無不糜碎十五年二月十三日汴城之圯者二十七處

將迸火而攻之自成下令曰今日必拔列精騎數千其旁距躍鼓噪俟城摧擁以入賊之穴城也土石之積于外者邱陵然已而火作內土堅外土浮內未及穿火反外擊瓦土之漲者及于天數千騎殲焉迺駭而遁城之未穿者亦尋丈耳嗚呼危矣是役也陳永福之功稱最撫按以下有詔獎其勞雖楊文岳亦得刷陳州之恥惟丁啓睿不能外犄角引其軍入城幾為賊所乘城既開而麾下散去且軍不戢汴人苦之遂獲罪焉賊不得志

于汴梁攻陳州副使關永傑力戰被執知州侯君耀罵賊皆死邑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賊嚼齒大罵賊怒而屠之少長無或免者睢州太康寧陵考城西華商水遇輒潰邑紳通政使李夢宸宣天巡撫張繼世各于其地嬰城殞歸德者嚮為州後因亂政獨無藩封不置兵知商邱梁以樟者故鄖撫夢澤子也邑舉人徐作霖吳伯裔伯盾相與集鄉勇為守禦賊攻圍七日夜以二月二十七日攀堞入作霖伯裔伯盾死以樟被兵尋

救甦遁于淮南家四十口悉以燼儀封杞縣空城逃開
毫亦繼陷魯山令楊呈秀邾縣令李貞佐寶豐令張人
龍皆死貞佐尤烈賊入城厲聲曰驅百姓死守知縣耳
妄殺何為賊褫衣冠倒懸諸樹貞佐大呼請訴上帝賊
斷其舌磔之母喬氏及妻皆死三月李自成復圍開封
其下以前力攻而挫也懼而逃者日數千人自成乃下
令圍而勿攻持久示必克帝先期赦孫傳庭罪召見問
曰卿度幾何人可破賊傳庭頓首曰陛下幸賞臣死臣

星馳入關得精銳五千人足矣既西行偵汴事者曰賊
碁置數十營望塵莫見其際傳庭乃圖上方略曰賊衆
且數十萬臣縱得士死力詎可一當百以時勢料之非
練兵二萬餉百萬不可帝省章大怒曰卿面奏云何而
前後不讐努力練所發兵足餉一月即捲甲出關毋得
逗撓取咎也賀人龍兵潰再逃陣失主帥且家在米脂
與自成同鄉里諸賀多在賊中傳庭在道故為疏請曰
人龍臣舊將也願賞其罪猶可用帝若不得已而後許

傳庭至西安人龍從數十騎來謝傳庭面責數叱壯士

收縛即剉之分其兵隸諸將

或曰賀數敢戰有功與左良玉威名相軋以及于斃

賊中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夫開縣之潰陳州之逃誰則為之謂其狂獗為賊憚者謬也

帝既以僂人龍檄布告行間釋故尚書侯恂于獄

因向為良

玉舊

起為督發帑金十五萬犒左營將士激勸之拔中

州有司蘇京王漢王燮三人為御史京監延寧甘固兵

趣孫傳庭出關漢監平賊鎮及保督楚蜀兵助侯恂保

汴燮監陽懷東晉兵部勒諸將過河誅賞並行文武迭

用中外赫然知帝意決于必戰矣于是左良玉虎大威

楊德政會師于朱仙鎮良玉以賊勢方盛宜相形勢為

緩攻大威等議不合既進軍羣帥皆潰

帝傳密旨楊德政正法德政妄

議練總以毒害天下又剝軍善逃罪大應死人人快之
○虎大威後在汝寧以攻寨中飛礮回死于雨花巷

其事在良玉傳中汴外援既絕敵圍日固劉澤清以朱

家寨去汴八里提五千人南渡依河為砦疏水環之謀

以次結八營可達大堤築甬道餽粟城中劉本這怯壁

壘未成賊引衆來爭恒擾奔迸幾不及濟我師多聚于

河北日夜望秦兵出關不獲以時至開封之樵採斷人相食羅汝才衆亦饑謀他徙自成出餘糧廩之重為盟畀以東城所掠為分地乃留不去九月十五日三更河決開封自成前後三攻汴士馬斃者無算積憤誓必拔長圍半載師老勢屈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委之洪波迨秦師已東恐汴圍一疎陽懷東晉之兵必躡其後將憂腹背受敵方圖改算會汴人有計決河以灌賊者時城傍羊馬城周王募民新築者皆堅

厚為高岸而賊營直傳大堤我兵以為河決則賊可盡
而城中無恐故嚴雲京高名衡從之早為自成所覺援
師方鑿朱家寨口賊已移營高阜多設巨筏艨艟驅所
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經旬不止黃
流驟漲兩口一時並決聲聞百里丁夫荷鍤者隨堤漂
沒賊營亦沈萬人河流直衝汴城自北門入穿東南門
以出流入渦水汴人皆溺死開封初受圍官以城守閱
民得百萬戶圍後民之死于疫與饑者十之二尚得八

十萬戶水至周王從後山逃出率宮眷及寧鄉安鄉永壽仁和諸王露棲西城貫雨中撫按以下官從之督師侯恂遣總兵卜從善逆以舟師推官黃澍從王乘夜達堤口高名衡陳永福回城防賊侯恂嚴雲京偕監軍御史王燮擁護王及二妃世子止河北之柳園坊士民從而濟者不及二萬河身改徙杞縣唐邑亳州以入于淮賊乃拔營向西南而去

先汴京有散人褚生精數術言狂易不可曉事後輒奇中前一

年別所知將自沈于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是月今日此中人盡如我人皆以發狂怪之已而果驗是

役也譚云決河灌賊不意反為賊所灌帝以其孤城死
守泮水天災堤決事不覆較高名衡慰勞養疾歸而黃
澍召見授御史錄守汴勞也十月孫傳庭兵至南陽李
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以高傑魯甘為先鋒魯甘
涼世將也與李自成遇于塚頭大戰高魯大破賊追奔
六十餘里為高魯後距者左勦蕭慎昂自成之敗也羅
汝才旁來救遶出高魯之後左勦紉縉不習敵望而怖
曰高魯沒矣遂奔餘衆聞之皆奔遂大潰喪材官將校

七十八人高魯所部失亡顧不多傳庭歸而執慎鼎斬之左勦以光先子令入馬二千匹贖罪當傳庭出軍天大雨糧車不進採青柿以為食士卒凍饑故遇賊至于甚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傳庭上書自劾詔令圖功自贖是月也李自成收裕州李好為之用

汝才由魯山走南陽李好

從裕走唐縣自成走息縣舞陽連營五百餘里

自成復陷南陽屠之閏十一月

十三日圍汝寧保督楊文岳先以援汴不利有詔戴罪防汝賊之至也監軍道孔貞會駐東關師先潰文岳督

兵戲下副將馮某戰于南湖賊砲擊南關營之我兵之
被傷者濠水盡赤馮將軍自刎死文岳收散卒嬰城守
西關叅將王某北關副將趙某猶苦戰勢不敵兩將自
焚營柵收其兵入子城殺所乘馬而自殺從死者千餘
人翼日賊從西北門入執文岳不屈自成曰先生朝廷
重臣自不當屈然時勢乃爾公欲何為耶文岳曰我恨
無兵以殺汝今日死耳復何言僉事王世琮者初授河
南推官與賊戰流矢貫耳而不動人號為王鐵耳既就

執厲聲罵賊與文岳同遇害

賊瘞文岳尸立牌書銜以識之因感其忠也孔貞會

被執去不知所終

知府傅汝為投河北通判朱國寶知汝陽文

師頤俱死賊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向襄陽挾崇王由

積及世子行

崇王與其子三人暨河陽王懷安王皆被執王後遇害于泌陽縣○時四川援勦總

兵溫如珍以不能援汝被勦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退屯襄陽諸降

賊附之有衆二十萬大治戰艦于樊城自成至樊人苦

左兵淫掠殺豪枯燔燒之良玉怒奪巨商舩重裝待

發身率諸軍營于高阜漢東之人牛酒迎賊十二月初

四日賊趨白馬渡良玉移營扼之江水淺及馬腹賊死
數千渡如故良玉拔營南行鄖撫治王永祚棄城走襄
陽陷賊將賀一龍以十二日破德安襄陽屬城如棗陽
令郭裕宜城令陳美穀城令周建中光化令萬敬宗皆
城破不屈死賊再破彝陵荊門州沅撫陳睿謨至荊奉
惠王走湘潭睿謨平崗賊有功荊州非所轄奉旨故至護藩以行自成以十八日入
荊州湘陰王儼鈺全家遇害二十八日攻獻陵陵軍柵
木為城從城內射賊賊發薪燒之木城穿遂毀享殿三

十日攻承天十六年正月初二日陷之總兵錢中選被創歿楚撫宋一鶴留守都司沈壽崇並遇害知鍾祥事蕭漢賊以其賢戒勿殺幽之寺命寺僧謹視之漢乘間裂裳為帛以自經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詡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懼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遂破雲夢景陵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賊先驅逼漢陽左良玉避之南下黃陂亦為凶威所驚置偽令焉惟鄖陽以降將王光恩

同鄖撫徐起元設守自成百道攻圍終不能下

自成初攻鄖不

下于五月三日撤營退回襄陽即往豫迎敵秦兵自成入秦後遣兵攻鄖者凡四光恩築砦于隘口賊營于砦下伐木積與砦平將攀援上光恩投火焚之礮擊砦破光恩以泥塗版且守且築賊以大船載砲光恩設水砦于漢江極汎處而以輕舟往來截殺舟載火藥焚其營江水為赤賊二十萬水陸並進光恩以步兵伏草莽出沒如神賊大潰光恩乃搗其水營盡獲其餘艘賊自是不敢窺鄖光恩乘勢復均鄧光化穀城進圍襄陽餉匱還光恩布衣疏食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賊初自稱老府奉天倡義大將

軍尋進大元帥以羅汝才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分

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曰

前後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肅自成獨白髻
大肅銀浮屠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黃肅各隨其色五
營以序直晝夜他營次第休息巡徼嚴密人不得逃逃
者謂之落草磔之且連營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
藏白金精兵許攜妻子戒旁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十
五以上四十以下為兵一精兵容私從為之主芻掌械
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不令
處室廬寢興一單布幕製綿甲紉綻至百層輕厚矢礮

不能入一兵倖馬三四冬則掠茵褥藉其蹠曰恐惡寒也剖人腹為之槽馬以此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即出較騎射曰站隊及晡方畢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值崇崗絕坂騰而直上毋得旁踰水惟黃河阻轡淮泗涇渭人皆翹足踞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前馬蹠所壅闕水為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褰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返顧後即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追之則步卒之伉健者長鎗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

合無子遺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殺不焚守一日殺
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殺人束諸尸為燎謂之
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周堞下防絕城者馬兵徼于外
承其隙巡之張獻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一門可
逃自成若覆舟于海無噍類由其法嚴故也諸營校所
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亞賞幣帛次之珠玉為下
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之羅汝才妻妾數
十被服紈綺帳下有女樂數部嗜酒烹羊豚厚自奉自

成常嗤之曰此老傭多嗜好不足數也汝才有衆數十萬倚山西孝廉吉珪為記室能用其謀自成之兵長于攻汝才之兵強于戰兩人相須如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餘城鹵獲自成十之六汝才十之四其下稍為自成部衆所侵屢以駑駘易其善馬滋不平汝才雖權時推奉李兄恃舊故常自呼曹操呼自成老齊爾汝之自成之下宛葉克梁宋兵強士附有專制心憂汝才不為下間置酒讌語挑之曰吾與汝起草澤不自量至此今當

圖關中割土以分王汝才粗疎時又醉張目答曰吾等
橫行天下為快耳何專主為自成意色大忤蘄黃賊帥
賀一龍馬守應者與賀錦劉希堯蘭養成歸自成于開

封一龍等即所稱革左五營也

賀一龍即革裏眼馬守應即老猢猻蘭養成即

左金玉賀錦即爭世王劉希堯即治世王

一龍守應惡相屬請自為一軍頗

與汝才善自成疑之其下荆襄也令守應屯尋陵規取
澧州一龍走德安規取黃州一龍至黃陂前阻水僅收
左良玉殘兵八百人以歸先過汝才營屏人耳語自成

銜之不遽發吉珪謂汝才曰某觀李帥非容人者今羣
雄皆俛首所頡頏者我與革左耳將軍何不早自計耶
汝才始慙然然弗為備有黃州陳生者客居襄陽遇亂
以才智為自成所識又因吉珪以交于汝才知其間私
自念曰吾以口舌令二賊相圖可并滅也說自成曰汝
才必為變自成不應過汝才曰將軍苦人以惡馬易善
馬盍以字烙之令識別自為羣邪汝才曰善生其為我
行之陳生故分前後左右烙馬字而先烙其左為一羣

報自成曰羅營東通良玉馬用左字為號矣自成偵之而信盛為具請此二人汝才辭以疾一龍至宴笑甚歡五鼓已就縛羅兵猶不之知侵晨以二十騎入汝才營托言事徑造帳中汝才方櫛髮未竟即斬首持以示其下曰汝才反元帥令誅之一營大譟自成先用賀錦劉希堯以收一龍之心脅曰趙應元俾慰誘其眾汝才之將曰楊承恩甥曰王龍以其兵散去先後皆入關從孫督師李汝桂以數百騎走安廬從左帥其中軍楊山旗

鼓朱養民他將王可懷郝有法及其叔羅戴恩皆惛伏側目思報亦未能以定自成見吉珪加勞勉後因事誅之陳生者其謀亦為自成所覺見殺自成徐按汝才軍簿即舊將分隸之叅之以親信于是兩軍之士皆屬牛金星教以分等威申職守卓自異于儕偶創為官名爵號大加署置自元帥以下次權將軍次制將軍次果毅將軍次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各以等第降殺自成諸子錦自成妻之弟高必正皆居帳中號親信李

巖為中營制將軍與其弟牟頗簡束其下勿縱掠田見
秀為人寬厚以權將軍提督諸營事賊所過多所全宥
皆見秀力也劉宗敏嗜殺狡悍善戰賊倚之亦為權將
軍亞馬賀錦歸自蘄黃一見輸誠自成以為識所從又
甚得曹賀兩營之心而能弭之不動拔為制將軍在諸
將之右帥標正威武將軍張萬自成養子也又威武將
軍黨守素副之帥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又果毅將軍
谷可成副之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標前果毅將軍任繼

榮標後果毅將軍吳汝義此其中權親軍也左營制將

軍劉芳亮左營左果毅將軍馬世耀左營右威武將軍

劉汝魁

稱電營

右營制將軍劉希堯右營左果毅將軍白

鳴鶴右營右果毅將軍劉體純前營制將軍袁宗弟前

營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前營右果毅將軍田虎後營制

將軍李過亦自成諸子也左目眇年少驍敢善戰後營

左果毅將軍張能後營右果毅將軍馬重僖

又有駱應標者亦後

營此五營二十二將者凡進戰視中權所向四營制將

軍各率其偏裨以從其次則分地以定衛帥自成在中
州所畧城輒燒燹之無意守既渡漢江長驅入荆念天
下莫予難者謀先守荆襄次守承天德安漸以及于汝
寧而增置衛帥十有三人襄陽者賊之腹心根本地也
設襄陽衛左右威武將軍高一功馮雄各領三千人為
久戍又有楊彥昌守襄陽荊州襄之上游設通達衛用任光榮為
制將軍配以六千人守荊州彞陵楚蜀之門戶分通達
衛左右威武將軍蘭養成牛萬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

尉張禮水師六百人共為守守荊門州者都尉葉雲林
本郊縣諸生所將止六百人則以荊門有彝陵為之蔽
也馬守應于己貳改用威武將軍王文耀配以荊州兵

六千守澧州承天特置楊武衛以果毅將軍白旺守安

陸

左寧南曾遣惠登相攻德安白旺已棄城走既與惠
兵戰而惠大敗旺又再入城故旺部下兵為最強

而獻陵我師所必爭即左營都尉馬世泰為分駐又以
威武將軍謝應龍守漢川防左帥之汧流西上也汝寧
衛威武將軍韓華美守信陽北扼孔道均平衛果毅將

軍周鳳梧守禹鄭二州西備關中諸鎮既以磐牙屯據
乃改襄陽曰襄京修故王宮殿居之楊永裕勸以即真
牛金星不可而止自成外雖寢永裕議而心善之頗采
其言以設官分職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
從事等官于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府尹州曰牧縣曰令

易印為信僭改崇王

由積

為襄陽伯邵陵王

在城

為棗陽伯

保寧王

其

為宣城伯肅寧王

授術

為順義伯禹州曰均平

府承天府曰揚武州其所授偽官自左輔牛金星右弼

來儀以下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戶政府侍郎江陵
蕭應坤禮政府侍郎招遠楊永裕兵政府侍郎米脂李
振聲刑政府侍郎江陵鄧岩忠工政府侍郎西安姚錫
胤郎中從事姓名之可攷者二十餘人郎中則戶政府
徐邱王家柱從事則戶政府閻泰定郭附龍游啟運楊
四畏禮政府劉清夢楊輝烈兵政府傅朝升邱之陶施
鴻翹刑政府安民興工政府蔣芬之陶尋改為兵政侍
郎後死于襄城尚有宣令司張翔紀功司李定一而紹

興徐佳者知書數不受職在外則荊州防禦使洛陽孟

長庚府尹長葛張虞機襄陽防禦使郟縣李之綱府尹

盧氏牛佺佺金皇子也南陽防禦使鍾祥吳大雍府尹

江陵劉蘇汝寧防禦使江陵金有章府尹江陵鄧璉又

揚武州防禦使陳蓋信陽州防禦使江陵黃閣均平府

尹鍾祥劉懋先其府守有丞

荊州府丞張士政

有理刑

南陽胡邦彥汝

寧鄒士闕均天吳闕周襄陽朱夢庚荊州王業昌安陸吳從繩

州有判縣有簿州牧自

荊州牧韓瓚以下

揚武州姚欽明信陽州王璞鄧州徐即達祁州萬國定裕州吳騰芳光州

方燧印州趙之璧尉州中毅隨州洪聖翼許州劉定鄭
州彭奕煜汝州裴叔度寶州陳可新闕陵田儲歸州武
張澧州俞興言固縣令自襄陽令楊士科以下若干人
州高孝隨州汪鸞

南陽吳鄧鎮平夏之弼泌陽康昇湘陰張光世南召李
延大內鄉左懋延新野徐龍光葉縣王家楨真陽朱師
熹汝陽樊仲表上蔡熊新運西平武顯祖新蔡徐必達
遂平杜握瑜羅山張丹庭確山呂承顯光山鄭允孝商
城梁凝社固始呂相圉恩縣張文彬商水郁弘功沈平
田維新均平楷錫太康姚通方浙川鄭際明鄆陵薄封
賢扶溝陳周南中年梁肯建西華姚聘臨潁王邦醇長
葛陳濟鳴新鄭王克寬襄城武彥芳密縣冷英鄆縣王
槐脣漢陽石作霜樊澤某河陽蕭象新魯山劉爾麓郊
縣周英宜城王克聖南陽金汝礪保康芮作聖穀城陳
智均闕鮑一駿光化武湛京山蔡國瑞潛江趙國珍
沔陽王良佑張來當陽朱維世江陵張允恭公安朱三

宿石首張維寔監利田振訓松滋張勉枝江王鼎新宜都韓令卿長陽張耀國遠安王第魁司東王一垣梁山汪植華容汪一洪安陸鄧允漸孝感田助公內城魏文彪應山陳當道自成偽號新順王

會左輔以下官議出兵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謀順流下金陵斷運道則燕都自困兵政府從事顧君恩進曰兩人所言皆非也金陵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取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定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

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有可攻退有所
守方為全策自成從之孫傳庭之敗於柿園也歸關中
招邊勇開屯田猶恐不足法用三家出一甲首曰壯丁
以五十金資之西人築樓櫓為守望令以一樓養兵一
人選嚴明更為趨辦又自以前出關饋糧不至為賊騎
所乘仿古偏箱武剛之制載以神機曰火車俾得齎衣
糧穀弓弩戰則驅之以拒馬止則環之以自衛州縣工
匠皆難脂夜作得二萬輛即壯丁掌戎右而奏用降將

白廣恩為火車總兵於西教場講肄之時左光先者宿將傳庭老之勿任任廣恩又以高杰副之廣恩在山海常桀傲不奉詔大掠臨洺關西走帝不得已命歸隸傳庭辦賊或以為反覆亂人傳庭弗恤也高杰尤暴戾不可法度使特以竊自成之妻邢氏為所切齒又前者戰塚頭有功故專恃此兩人者為軍鋒然傳庭苦不欲速戰常中夜呼其叅軍定襄喬元柱曰我以權宜任兩人此豈自成敵哉且我軍初集若遲久閑習以乘賊敝庶

可用其如帝意何王龍之踵楊承恩入關也其屬三千人皆驍卒傳庭問之以賊事龍曰賊勢重不可敵然襄陽野如藪百萬之衆何以供五月後必大饑因其饑而攻之可不勞而定督師厲威嚴以軍興法從事州郡皆震慄關中荒責豪右為捐助有不樂者譴於朝曰督師玩寇糜餉秦人日在湯火中累上書迎帝意催戰且傳危語以啗喝之曰督師苟不出關收者至矣傳庭頓足歎曰吾固知戰未必捷然僥倖有萬一功大丈夫豈能

復對獄吏乎乃上書出關為師期自成在襄陽有傳其
自內浙窺商維者傳庭謀以秦撫馮師孔率甘蜀二帥
駐商設防已則兼程出關先以總兵牛成虎

秦人大族
世將家也

副將盧光祖提興運各營之兵三千二百人由靈陝入
雒七月二十三日至澠池前驅游擊張守義與賊游兵
于下池相遇薄有斬獲傳庭以八月十九日率平治十
營與白廣恩期於新安來會當是時賊圍李際遇於登
封之玉寨聞秦師之出也設伏於滋澗以邀我二十日

我師至滋澗見道險命下馬搜伏賊乃遁歸龍門二十
二日質明我師追至龍門而賊營已拔留哨騎於伊河
之西我降將楊承祖單騎馳諭賊哨蘇某者以五十二
人歸命盧光祖又招賊將高紀祥降之傳庭全軍駐龍
門催孟縣之糧別遣兵五千追賊於汝州賊已盡奔寶
豐玉寨之圍亦已解豫帥則卜從善久在河北陳永福
徘徊新灘秦所式方憂賊北渡請督師來救於進取未
能贊萬一也

自成聞秦師之出也盡發荆襄之賊會于
河南步騎沿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伐竹

木結筏人佩三葫蘆將渡河先驅千餘人北渡劉洪起逐之遂巡南岸豫撫按飛檄趨永福還兵河北擊之永福稱奉督師令不敢擅離及河北無賊永福又以撫按檄避督師此所以徘徊郭家灘也總兵牛成虎稟稱河北無賊惟榮澤河口曾有百餘賊過渡已被劉洪起堵回陳永福借駐郭家灘傳庭請加懲處有旨從善永福實降為副將戴罪殺賊自贖客有說傳庭者曰公不奉駐軍雒陽之

旨乎自賊之西也歸德修復舊城永城繕治新城皆不日告就今雒城故址餘二丈四門未墮公下令修築糾各寨鄉民匠役半月可畢土功河北流離之民聞洛陽復完不招自集公於此儲糗糧開屯田進戰退守經略

中原繫四海之望此祖述之鎮雍邱宗澤之復東京也
公盍圖之傳庭曰吾據關不出猶為持重萬全今秦人
棄親戚墳墓以從我奈何用版築阻士氣且賊不旋踵
前送死致寇而不致於寇非計之得也九月初八日我
師進次汝州之長阜鎮偽都尉李養純迎降聞自成在
襄陽西築汝寧及其屬邑鄧襄葉唐邾豐七城者待戰
謀者云賊老營在唐縣精銳屯襄陽撤邾縣偽將吏歸
保寶豐并兵設守以為犄角傳庭乃別遣游擊折增修

從曾山間道搗唐縣而督師自以大軍從汝州進初十日我師次寶豐賊已改為州其守兵多且樓櫓亦甚固傳庭曰我師前爭利而寶豐或掎其後則腹背受敵矣諭降不下乃留攻之十一日自成來援白廣恩高杰盧興福分兵夾擊戰小利賊却十二日自成再以精騎來援復為廣恩杰所却我師以是夜克寶豐擒偽州牧陳可新州判姜渭偽邾縣令周英主簿劉溥偽將蔣山李大存孫月等誅之十四日我師次邾縣賊萬騎迎敵我

前鋒陷陣擒其果毅將軍謝君友破賊坐纛旗尾自成
幾獲捕得汝才逃兵王定口稱賊唐縣老營十二日夜
半為我師所破輜重俱盡妻子細口被殺一營皆哭督
師軍聲大振會天大雨轉道薄數尺糧車日行三十里
士馬多饑或勸退舍就委輸者傳庭曰師已行即還亦
飢不如破邾縣就食遂攻邾縣破之邾窮邑也得馬羸
數百頭啖割之立盡雨不止傳庭頓邾縣五日不能進
十七日後軍譟於汝州降盜陰通賊賊突騎復大至

賊以

輕騎出汝州白
沙抄絕餉道

我師饑且困有流言傳庭不得已分其
軍為三以白廣恩從大路已與高杰從小路還師迎糧
而陳永福閉營休士須糧至諸營進而齊發且戒之曰
汝按甲三日以待我弗動也前屯既移後隊亦亂永福
雖斬之不能止乃亦引所部殿而賊追之及於南陽二
十一日我師返轡還戰賊置陣凡五重飢民處外步卒
次之馬兵次之驍騎之選者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我
師已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遇驍騎而死鬪將吏之怯者

惶怖欲走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新調發未習戰陳有

思歸心見馬兵之小却也駭曰師敗矣盡脫其輓輅而

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輶塞道馬絀于局及衡者不

得出賊鐵騎凌而騰之

傳庭于各州縣三丁抽一名曰壯丁造火車約有二三萬皆上

載火砲中載衣糧以白廣恩為火車總兵在西安教場操演法非不善以壯丁為不教之民故敗步賊

手白梧遮擊中者首與兜鍪俱碎遂大敗賊空壁躡我

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死亡兵器車重數十

萬傳庭之退軍也使高傑斷後白廣恩設伏道左廣恩懼為賊所乘棄兵潛遁賊兵追躡之傑兵大敗獨廣

恩兵得入關

初自成之出襄陽也以兵政府侍郎邱之陶居守之陶相國瑜次子也宜城陷相國父仰藥死之陶為所得署兵政從事年二十餘有姿容器略自成甚重之擢其官委之筦留務襄陽尹牛全雖賊相子倚任不及也之陶欲以奇計誤賊遣人間道走武關以蠟書進曰督師與之戰吾當詭左兵大至以搖賊心彼必返顧督師隨其後我從中起賊可擒也傳庭大喜報以手書其書為自成邏者所得督師與之陶不之知傳庭恃其有

內應連營稍前自成故見其羸弱以誘之深入其計反
為賊困之陶果舉火報東師之至自成驗得其詐呼而
詰之襄縣出孫書責其負己支解之之陶大罵曰我豈
從若者邪恨不能盡殲汝醜類以報吾君父言未畢於
口而絕督師取僂道過河入晉

傳庭渡垣曲走闕
鄉賊兵追至孟津

以轉

達潼關諸將亦將其卒而至火車營步兵俱殲焉兵之
脫者猶數千氣傷沮不復振高杰曰三軍父母妻子在
西安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棄關專

守西安憑堅城以人自為戰傳庭叱曰若賊已進關則
西安糜沸秦人尚為我用乎十月初七日自成率大衆
攻關白廣恩猶苦戰高杰以廣恩賣已於寶豐以致敗
擁兵不顧賊從南山遶出其背為夾攻力不敵關破杰
奔延安廣恩奔固原陳勇奔秦州高汝利奔漢中賊遂
破華陰傳庭收散卒圖還保渭南賊追及傳庭與叅軍
喬元柱躍馬大呼而沒於陣知渭南楊暄偕訓導蔡其
城守渭南舉人王命誥潛通賊開東門城陷暄死之是

日賊支軍陷華州初九日屠商州商雒道黃世清不屈
死初十日陷臨潼十一日逼西安主城守者為王根子
而孫可

關

練總兵專護秦王眾寡不敵留川兵之

歸蜀者五千人助防兵無冬裝勸秦王以人給一綿衣
弗應天寒傳餐皆結為冰根子射書城下開東門納賊
城遂陷

關

雜眾中逸去巡撫都御史馮師孔按察使

黃炯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使崔爾達死之秦王被執
長史章世炯自經紳士則右都御史焦源溥大罵賊賊

先斷其舌殺之副使祝萬齡從容拜孔子僉事王徵七日不食宣撫焦源清叅政田時震舉人席增光朱誼泉皆死賊放兵大掠三日乃下令不得妄殺一人誤者將吏償其命改西安府為長安據秦府為宮收姬妾數百以充實之命所司一依李唐制度即秦撫故署為吏政府都司為兵政府按察司為刑政府西安分守道為工政府偽授秦王為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慟哭曰國破家亡不如一死自成遣歸其家分兵為三道以追捕諸將

李過出北道追高杰於延安杰東走宜川河冰適合遂
渡河入蒲州絕蒲津以守賊追至冰解不得渡乃止田
見秀出南道追高汝利於漢中汝利遁入蜀尋復降賀
珍劉宗敏袁宗弟党守素出西道追白廣恩進次固原
廣恩亦以城降傳檄徇下邑知蒲城朱一銃知中部朱
新鏢自盡餘從風而靡自成發民夫大修長安城挑濠
塹具樓櫓視前制倍壯麗命楊永裕閱兵於渭橋金鼓
之聲震地毀居民屋以大開馳道於城中每三日即親

至大教場校射身御藍布袍張小黃蓋乘馬百姓望見
黃龍旗皆辟易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
百里詣米脂祭奠墓向為官軍所發焚棄其遺骸自成
乃築土封之訪求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改延安為天
保府米脂為天保縣自成又改清澗縣為天波府以三百騎行鳳翔
守將誘而殲之回師疾攻殺知府唐時明居人俱盡自
成初入關自以為故鄉所過村鎮慰諭父老戒有所侵
暴未一月而軍士東丁男以為奴突入廬舍剽掠婦女

又以衣冠必不附己諸舊臣故家為鄉里所畏服者徵而閉之空舍加榜掠以索其金死者并一坎埋之家不知其所在責渭南南氏餉一百六十萬禮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遇害企仲之子進士南居業居業從兄工尚書南居益皆被炮烙死秦人大失望西安都司舍人邱從周長不滿三尺醉入秦府戟手罵曰若一小民妄踞王府稱尊而所為若此何以得長久自成叱曰酈鬼趣提去初不以介意也秦士大夫如惠世揚耆耆之望匄

匍受偽官然脅于凶逆非得已最甚者無如張國紳首倡僭號覬作賊相又為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紳以為必見幸自成顧重太僕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我叱國紳斬之禮鄧而歸之家白廣恩之降也自成挈其手與共飯相對極歡左光先聞之亦降陳永福猶擁衆為顧望自成遣廣恩諭意永福恐其賣已曰汴城之戰永福親集其矢于王之目今窮而歸命懼無以全腰領自成曰此

各盡其事何害命取箭折之誓不食言諸將梁甫馬岱
輩轉相誑惑多解甲上謁者惟榆林不從榆林王氏一
門八元戎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尤世祿閱閱亞王而威
重過之李昌齡西涼勲胄以故總兵僑居其地賊入關
制將軍李過徇榆林兵使者都任率副戎劉惠兩將軍
推世祿為帥而與王李三公同守賊遣辨士延安舒君
睿者說之齎五萬金以犒城中自成為手書以曉譬禍
福不聽因四面環攻城上強弩持滿發巨礮擊之數開

城出戰殺賊數千人婦女小兒皆叫呼擊賊賊穿地道
放迸崩城諸公巷戰力盡都公引佩刀自裁劉將軍罵
賊賊磔之惠顯被縛過神木仰斃至二升乃絕二王尤
李為所執去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公沐浴更衣曰
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挺立仰視天賊欲跽之不屈自
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
四公罵曰我大臣也汝草竊且滅不久毋汙我臨死歎
曰我四人不早殄此賊致今日真死有餘恨賊舉城屠

之遂以兵臨寧夏寧夏不支總兵官撫民開門降慶陽
猶為我守攻四日陷屠之執韓王副使段復興知寧州
董琬邑紳麻僖俱死三邊盡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
驅而東過河入晉破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餘人平陽
總兵陳尚智降是時秦隴皆沒惟甘肅帶河為固賊移
兵取蘭州甘撫林日瑞以副將郭天吉四千騎守峽口
而敗賊進薄城下乘夜雪坎而登日瑞及總兵馬燝中
軍哈維新姚世儒等皆死郭天吉軍敗還守與苑馬寺

監牧同知藍臺州紳羅俊傑趙官等及于難殺居民四萬七千人西寧衛尚不下賊將辛思忠攻破之即令為守於是肅州山丹永昌鎮番莊浪皆降進兵略青海党

守素以一軍守蘭州置西寧節度使

以故監軍僉事陳之龍為節度使

而秦地悉沒矣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歷拜牛金星為天佑殿大學士釐定六政府尚書益置學士宏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從政統會尚契司驗馬寺知政

使書寫房以乾州宋企郊為吏政尚書平湖陸之祺為

戶政尚書真寧舉煇為禮政尚書歸安張璘然為兵政

尚書

有渭南舉人王命誥者亦為自成兵政尚書

餘官從自襄陽者陞賞賊

帥給珠璣寶人二升銀千兩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

毅將軍以下封伯封子男如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

蘄侯谷英毫侯李錦

李錦目亦眇軍中稱小李瞎子

磁侯劉芳亮侯

張鵬一曰義侯綿侯袁宗弟岳侯某

失其姓名

淮侯劉國昌

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從義巫山伯馬

世耀桃源伯白廣恩鄱陵伯劉某

河南人

武陽伯李佐文

水伯陳永福其可考者也伯以下封子三十人男五十
五人定軍制有一馬僥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
之兵死令妻妾縊以從無別配按冊步兵四十萬馬兵
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為都肄出橫門以至渭橋職
志環轉不絕金鼓動地用怖三秦鑄大錢直白金一兩
次當十次當五錢平物價從之設科目試士甯紹先充
考官用定鼎長安賦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為第一草偽

檄宏文學士李化麟臺諫宋衛等頌功德張形勢以指
斥乘輿脅汴州郡自平陽降後再陷河津稷山榮河山
西望風送款賊以一軍上絳州一軍上蒲州二月自成
率其前軍過河牛金星顧君恩宋獻策參預密謀宋企
郊輦燭陸之祺張璘然以偽尚書喻上猷李振聲楊王
休黎志陞以偽侍郎皆驂乘攻汾州破之徇河曲靜樂
遂攻太原執晉王晉撫蔡懋德殉節死自成兵至忻州
攻代五臺令迎降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殊死戰兵敗被

殺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何以得至於此犯大同巡撫衛景瑗總兵朱三樂死之自成入大同殺代藩宗室殆盡犯宣府白廣恩官撫民書與總兵姜瓖約降巡撫朱之馮謀守城軍士無應者拔刀自刎死自成遂犯陽和從柳溝以入居庸真保定大名皆不守自成以三月十三日至昌平十九日京師陷駕崩其事在國史故不著夫自成已破太原踰太行蹂真保可以直犯京師迺先攻寧武雁門者蓋以宣大天下勁兵處懼京

師急而為之援也是以偏師行入趙地其正兵則從兩
關出代上谷乘瓦解之勢以盡收宣大之兵然後轉攻
居庸以進先斷我勤王之師而京師坐困彼其視內外
三關之勢可從內以出又可從外以入而京師孤注遂
落其掌中嗚呼豈非天哉自成之敗於山海由固關而

逃也

自成敗于山海之一
片石或曰紅花淀

五月初二日又敗於定州

定州

人殺偽州牧董一
陽恨其虐政也

斬其偽果毅將軍谷可成左光先負

創走牛金星以自成為不足輔頗有鞅鞅心而李巖者

向固勸自成以不殺者也其在京師劉宗敏居田宏遇故第李巖居嘉定伯府宗敏日殺人而巖於士大夫無所拷掠又嘗以大義脫懿安后於厄而俾之從容自死軍中多稱之宋獻策極與善密說曰十八孩兒之讖得毋為公乎巖雖不敢應然殊自喜牛金星聞之因側目定州之敗鹿邑考城柘城諸縣令為丁叅將所誘執送之南都人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驚與其下謀之巖曰誠予臣以精卒二萬馳至中州彼郡縣必不敢動

即動亦可得而收也金星勸從其請既而自成以為疑金星見其疑也進曰河南天下形勝地且屬李巖故鄉若以大兵與之是假蛟龍以雲雨必不制矣異日者舉中州之豪傑以與關中爭勝負即主上且奈之何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勸我從之金星曰巖蓄叛已久臣始勸從之以安其心耳且巖與主上同姓前聞宋軍師讖語在衆中欣然有自負色今河南反彼不候軍令不薦他將而自請兵目中已無主矣國兵新敗人心動搖遂欲

乘機竊柄以自王是豈復可信乎不如除之無貽後患
自成曰善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為具與巖帳飲伏壯
士於幕後三爵後并其弟牟執而戮之宋獻策聞二李
之死也扼腕憤歎劉宗敏按劍切齒以罵金星曰我見
金星即手劍斬之文武不和軍士解體自成遂不能復
戰而席卷歸秦矣自成既西徙三晉鄉紳富戶以入關
中榆次太谷聞闖敗閉城拒守自成攻破屠之定襄殺偽官為偽磁侯劉芳亮所攻屠俘壯丁膠置太原陳
永福皆殺之屬城無不懼禍忻州祈州尤慘

留其將陳永福府尹韓文銓守

太原

陳永福殺晉
藩宗子殆盡

身率軍過河駐韓城為策應在道怒

吏政尚書宋企郊私其親故選補多用乾州人鎖其頸
至西安釋之使視事如故三晉士大夫皆迫劫以行得
蒲州人韓霖愛其才以為參謀霖知名士久不第故樂
為用以故太常卿張第元為兵政尚書給事中耿始然
為刑政尚書第元之從於韓城也自成猝問之曰爾家
在河北無恙乎第元倉卒不識忌諱謾應曰人皆以其
為賊官相屠害自成大怒立誅之始然懼失自成指於

刑政所奏讞輒當之以死牛金星謂之曰君為其職奈何無所平反始然稍敢爭執自成手其奏怒不測金星密以告始然惶恐夫婦皆自縊鞏燭之為禮政自成命以更定威儀服式雅不稱意指杖之幾斃甲申八月自成新立其祖禰廟將以己生日往祀燭仿古法為山龍衮衣進自成被之忽寒栗索火左右熾炭於位禮卒不成怒燭曰若移兩山於肩以壓我將加僇金星力救免自成性好殺為衆意所矯強詐稱仁義以煽惑愚民既

兵敗見齊晉多殺偽官以背之輒復狼強自用嘗住韓城二十五日鞭撻縣官斬斫掾吏召里甲而刑剗之發壯夫為丁多所造作徭役繁興米豈芻茭責之民者萬端韓人莫必其命戶政侍郎李天篤初論戍尋縊殺之妻子財物皆賞軍延安府尹賈我祺以贓穢死於市直指伍中愷謫為軍牧守以下如知鄜州袁某三水令李三楚朝邑令某并其教官某等坐受納用銅稅斬胥隸不敢下鄉民有盜人一雞者論死惴惴莫敢犯法自成

呼其下相曰平章尚書曰樞密自以不知書命其下教之作字又令講通鑑而聽之輒用己意論臧否少時饑困盜主人羝羊鞭之見血既得志不修布衣之怨遇其家如故秦人又以此異之初自成即偽位天大風霾失色心不樂入燕都抽矢射承天門意有所命中中其偏處既登殿而暈眩不能自持歸秦怪風作於西安麗譙象魏俱敗乙酉正月大雨雪二月

本朝大兵至潼關攻之偽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

大敗潼關破世耀死自成欲返據延安聞唐帥從黃甫
川西渡谷英李過俱潰逃知西安不能守令田見秀開
府庫任軍士分持去倉廩則燒之自成於十三日出東
門至藍田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以入襄陽婦女細弱
凍死於七盤坡者數萬田見秀之焚積聚也自成欲并
以熱宮室市里會其已去見秀殿曰秦人饑留此米活
百姓止燒東城一樓追及自成於商州曰已焚矣宋企
郊等皆於道亡 牛金星亦留而從其子於襄陽自成

至武昌左良玉時已率衆南下武昌虛無人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錦李過高必正皆肺腑戚諸將田見秀袁宗弟劉體純劉芳亮張鵬吳從義牛萬才等猶從之其衆尚數十萬分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為瑞符縣設偽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將發而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鎗盡折迺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沿道恣殺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自

成令嚴兵行無敢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
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閭井自成止以二
十騎殿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
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為刼
盜取所荷鍤碎其首既斃而腰下見金印且有非常衣
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訝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
血肉鬻分矣彼其弑君后毒生靈上天震怒之日久矣
數窮氣索猶思披猖自恣山神社鬼咸思剪其凶慝卒

假手野夫以斃之云

外史氏曰賊之所以敗者有三曰詐而難久也驕而難制也散而難收也自成天性兇殘身所屠滅者不知幾億萬晚乃倡言不殺詭以收天下之心吾民父子兄弟皆死於賊手不得已姑從其令以紓一時之急賊又不加拊循而偽官之虐政隨其後愚民失望謀起而拒之彼自成者初勉強於一夫之說矯情易意以圖就大事既知其無成則將恣睢嗜闖大逞其兇毒是以初用李

巖既而殺之蓋怒河南之叛已也使通城不死自成竄湖湘窺吳越其惡且不下於獻忠矣安在其不殺哉所謂詐而難久者此也自成初盜福邸之貲以號召宛雒附從始衆逮乎京師陷其下爭走金帛財物之府以分之此其為利同也始何以合今何以散若是其懸焉者則以前之所招饑民而後之所御驕兵也兵貪則驕驕則惰惰則不戰而潰矣赤眉之入長安也侯景之破臺城也皆不旋踵而敗彼饑寒乞活之人一旦見宮室帷

帳珍怪重寶以千數志滿意得飲酒高會有富貴歸故鄉之心怯篋擔囊惟恐在後何暇同心膽共功名哉所謂驕而難制者此也爾朱榮之料其子非也曰彼止可統三千騎為將耳過此則亂矣今以獻忠用寡而自成用衆然詎可以將百萬乎彼於羅汝才賀一龍殺其帥而并其衆皆怨軍也諸將惟陳永福以一矢之故反為効死白廣恩則性工反覆左光先官撫民則事急來歸皆強服也李巖見舉動之非宜宋獻策恨吾謀之不用

劉宗敏以下見自成為帝王而已貴不益又其等曩故人也彼非側目思報觀望鞅鞅則懷布衣兄弟之心詎肯俛眉义手而為之下祇以狃於一勝貪財帛子女以形勢相從苟有所挫即渙然奔離耳所謂散而難收者此也當京師未破之前彗孛直掃黃河倒流四方訛言人心螳動逆賊如鬼蜮之蠱惑士民如豺虎之震怖遐邇未幾天柱傾地維折而獫狁饕餮之氣亦漸然其泯滅嗟乎自成一盜羊逋逃之人耳當其盛萬金之賞莫

能購十道之師莫能征及其衰也二三莧夫牧豎奮耰鋤擲瓦礫而賊之血骨髓體固已藉草棘而啖烏鳶矣昔成祖築元帝廟於叅嶺見者彷彿帝容楚諸山各有特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必文皇在天之靈痛子孫而擊其賊也彼夫枕戈泣血之士未能手劒以馘仇人之頭徒使之貫瀆鬼神而降之罰千載而下讀其事者恫乎有餘恨焉

附紀

崇禎十六年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師掛號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為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賊抵彰義門宋獻策初云此行觀兵城下十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墮一天啓大錢一當五用獻策云此破城兆可急攻發一大炮樓角遂崩

賊將白旺之守德安也兵甚強且有紀律能得其下

心當自成之敗其軍初棄婦女繼棄金寶至德安已
大疲惟旺一軍完且整兼各寨俱服而德安城堅旺
謀守之不肯去自成固強之始行追急自成掠江州
至道士洑又登岸入興國與柯陳二姓交戰互有殺
傷有王體中者奇士在旺軍中自成死旺軍亂體中
乘便刺殺旺挾其衆以降與金聲桓同定江西金兵
弱王兵強後以不肯相下金用計結其左右王得仁
誘體中至都察院殺之此乙酉七月二十九日事也

時王兵大譟與金兵戰於城中南昌西北民居盡燬
次日得仁撫之乃定其後與聲桓同反者恃其強以
得白旺之衆也

自成之敗也李錦在榆林唐通從黃甫川過河以自
成遇其家之酷也故別為一軍以抄其後錦頗善戰
賊中號小李與通鬪殊有勝負其時惟榆林一隊能
相持既而聞自成已去長安其下大潰故亦走

自成入秦凡秦人之為賊者無不訪宗族修墳墓田

見秀獨不然人問之見秀笑曰如今天下在那裏我要去認親故舊有至者密遺以金帛促之去及敗後劉宗敏宗族誅墳墓發見秀獨不知其為何邑人故免

牛金星嘗在華州考諸生其題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文體改八股為議中格者為縣令

自成之待其下惟劉宗敏田見秀谷英張鼐袁宗弟

劉芳亮李錦七侯者功最大禮遇為獨隆其初封也
每侯賞珠一大斗金銀一車幣千端士卒從北都歸
腰皆有黃金環寶飲村人酒擲金與之或手給珠一
握無所吝內庫錦段如布價皆洪武時造熊服之易
毀云白廣恩家珊瑚樹高累尺皆禁中物也自成去
長安居民爭入其所居搜取金銀中夜失火秦府被
燒幾盡惟狗民有膽力得最多故大富者衆關中人
遇雨後於布政司泥土中拾得珍珠至今不絕

歸德宋公權撫遵化之三日而自成陷京師分設偽將軍道府州縣官於京東而分捕諸舊官甚急公方出外巡徼母丁太夫人及百口猶在遵化遑遽欲歸僕王楷曰事急矣同死孤城無益也楷與楊俊及部下士孫之麒等數人擁護公一日夜走白羊峪宣府舊鎮唐珏者為自成執至京加拷掠脫身亡道遇公遂與之俱至白羊喘息未及定而太平路偽將黃定以五十騎跡公五十人皆舊卒心不忍公與珏及裨

將殷壯猶等呼問之中一人語稍異珏即躍起斬之
以其首誓衆曰急取太平路可也偽帥黃定方掠民
間女飾衣服鼓吹講合登禮忽聞公至殊不意忘取
所佩刀入傳舍向上長揖公命左右縛且砍之定故
秦人腰間尚有小刺子亟取以刺縛者盡卸其衣裸
而走王楷持刀逐之未至中門見故吏陸魁春者帶
刀入楷急呼曰殺賊魁春浙人力素弱刀又不利雙
手持刀向定定奔急適與之值正搥其胸遂仆衆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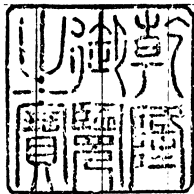
攢矛殺之其黨箭從外射入者如雨久之乃定尚有
喜峰松棚偽將馬應湖畢三才三屯偽將劉衷擁衆
各數千公曰太平已定誰可分往殺賊者守備米富
玉者銳甚而公有死友曰姜承印請同行且曰不須
兵吾二人足矣公壯之飲以酒兩人上馬攜一大囊
抵喜峰語門者曰宋公有密語遣我白將軍賊見其
人少不疑命之進賊方坐堂上富玉作拜跪狀承印
西向侍賊欣然下扶玉玉奮力抱賊承印以刀砍之

誤中玉左臂幾斷玉終不釋承印遂殺賊環而呼曰
官兵數千且至汝等不得動動即誅矣衆咸驚服遂
以首投囊中歸報顧視玉衣袖重類有物解之血淋
淋下而玉不知知乃昏暈絕急以藥傅之始甦而松
棚諸處亦殺偽將以獻蓋先後凡二日云自成敗於
關門三屯賊劉衷不之知公令舊總鎮孔希貴子國
治潛入三屯為內應而自以數騎抵其壁衷即擁衆
去遵化城中偽道潘躍龍偽同知張耀然偽知縣李

廷瑗亦不敢害公家公至城下密約舊將楊遇明張
德裕等以計誅之共得偽印七偽官十餘人而三協
大定於是唐珏單騎往關門乞師公母丁太夫人泣
語珏曰吾知公百口在京師然舉大事者不顧家公
勉之萬一不測吾孫即若子也自成恨公之殺其將
遣鐵騎數千來攻公乘城守出兵與之戰賊奔潰遵
化以全唐公至關得遇

王師數日

王師抵京師自成
大敗歸秦公疏請
歸田不許
詔撫遵化如故



綏寇紀略卷九